

解

放

(电影史诗)

尤利·邦达列夫

[苏联] 奥斯卡尔·库尔加诺夫 著

尤利·奥泽罗夫

施 达 译

Ю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Бондарев
Оскар Иеремеевич Курганов
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Озеров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Киноэпопея

根据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1976年版本译出

解 放

(电影史诗)

尤利·邦达列夫
【苏联】奥斯卡·库尔加诺夫 著
尤利·奥泽罗夫
施 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 字数 211,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0册

书号: 10188·115 定价: 0.90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第一部	弧形火线	1
第二部	突破防线	75
第三部	主要突击方向	143
第四部	柏林之战	213
第五部	最后冲击	279
译后记		347

第一部

弧形火线

山丘上，一辆六十吨重的德国“虎”式坦克昂首屹立，在春季晴朗的天空下，清晰地勾勒出方方的炮塔，长长的、岿然不动的炮筒，雄姿慑人。

一门苏联 CY-76 型自行火炮爬上邻近的山丘。它转正方向，带着履带的隆隆声渐渐驶近……炮筒对准“虎”式坦克。

一个德国炮兵军官，站在自行火炮上，举起手……

……尖声地下达命令：

“福依尔①！”

轰地一炮，炮弹拖着白光闪电似地飞向“虎”式坦克，穿进它的胸膛。

靶场掩蔽部。希特勒好奇地从剪形镜上抬起头来。

“太妙了……第一炮就打穿了！”他神色激动地说；在他周围恭敬地站着坦克部队的将军们。

希特勒步出掩蔽部，急速走向敞篷的“霍尔赫”。一言不发地坐到车上。“霍尔赫”起动。将军们跑着小步奔向自己的汽车。

① 德语：开火。

元首的敞篷车“霍尔赫”在“虎”式坦克旁停下。

希特勒跳下汽车，走到黑乎乎的高大的坦克面前，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向正面装甲上仍在冒烟的穿孔处。

“第一炮就打穿了……”他透过牙缝嘲笑地又说了一遍，并若有所思地转了转手里的坦克装甲的碎片。

腊斯登堡 1943年3月23日

希特勒的“霍尔赫”在车队的护送下，沿着“狼穴”——德军最高统帅部林荫大道的柏油路面疾驰。林荫大道的上方罩着伪装网。每个交叉路口都有党卫军站岗。希特勒的汽车在一座巍巍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六层避弹建筑物前停下。副官打开车门。希特勒走进建筑物低矮的铁门。

希特勒走进总参谋长宽敞的办公室。在一幅巨大的欧洲挂图前坐着陆军元帅凯特尔、克鲁格、曼施坦因和约德尔上将。希特勒一进来，全体起立。副官恭敬地为他挪开椅子。希特勒坐下，把一只胳膊放在桌子上。

“陆军元帅曼施坦因，”希特勒向一个模样结实、头发花白、前额秃得很高、嘴边有条坚毅皱纹的人说，“开始吧。”

曼施坦因带着镇静而坚决的神气走到地图前面。

“我的元首，请允许我宣读您的命令方案。”

“好吧。”

曼施坦因打开文件袋，开始用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宣读：

“绝密。作战命令第六号。我决定，只要天气条件允

许, 就进行‘堡垒’战役。战役的主要目的: 从北线和南线同时进攻, 包围并消灭聚集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俄国军队, 然后, 坦克集群在东北方向出击, 包抄莫斯科,”曼施坦因用自己的元帅杖在地图上比划着。“为了实施‘堡垒’战役, 在主攻方向上调集了十七个坦克师, 两个摩托化师和二十二个步兵师……”

“部队的人数是多少?”希特勒打断他的话, 转身问凯特尔。

“将近一百万士兵, 两千七百辆坦克, 我的元首, 其中有八百辆‘虎’式坦克,”凯特尔胸有成竹地回答。

希特勒开始讲话, 声音很低:

“将军先生们! 四一年和四二年我们所发动的攻势都没有能够摧毁苏联……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三个攻势——一九四三年的, 也是决定性的攻势。我们进行了总动员——这使我们在前线进行战斗的军队人数可以达到九百五十万, 德国还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军队。我们制造了新式超重型的‘虎’式坦克, 它必须击溃俄国人的防御……必须击溃! ……但这是怎么回事?”希特勒突然提高嗓门, 并把一块坦克装甲的碎片丢到桌子上。“俄国的反坦克炮弹打穿了‘虎’式坦克的正面装甲! 而你们居然想现在就进攻! 我不能冒险! 立刻把所有的‘虎’式坦克送回工厂, 加厚装甲! 我们不能现在就开始‘堡垒’战役! 要准备! 准备! 再准备!”

莫斯科 1943年4月10日

夜空中飘浮着阻塞气球^①。

克里姆林宫城墙上的高射机枪。

三辆小汽车沿着红场飞驰，通过斯巴斯克大门进入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办公室。

摊着大地图的桌旁坐着朱可夫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安东诺夫大将。斯大林吸着烟斗，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斯大林 各条战线毫无动静都快一个月了。

华西列夫斯基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们还没能苏醒过来。

斯大林 而我们则是在哈尔科夫一仗之后？（他盯着华西列夫斯基看了一眼）斯大林格勒——这是希特勒的一次惨败，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可是在哈尔科夫城下，德国人向我们显示出他们还很强大，决定性的战斗还在后头。毫无疑问，敌人还会企图把战略上的主动权夺回到自己手里。整个问题在于：它将在哪里，在什么时候，以多大的力量进行攻击。朱可夫的意见呢？

朱可夫 斯大林同志，我认为，德国还有能力发动夏季攻势，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性战役。考虑到南乌克兰的经济资源，我认为，敌人会拼命争夺顿巴斯，对他们来说，最方便不过的是利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一

① 阻塞气球：是挂钢缆及铁丝的气球，用以保护重要地区设施，防止低空飞机的袭击。

线上对他们有利的作战地形。您看(指着地图),一旦从南、北两面夹攻,敌人就有可能切断并包围我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什方面军的部队。这样一来,他们面前就会展开一个在任何战略方向上都可以进行大规模运动的前景。

斯大林 华西列夫斯基的意见呢?

华西列夫斯基 最近一段时期总参谋部进行了详细的空中侦察和间谍侦察,斯大林同志。侦察判明:敌人的主力部队正开向波尔塔瓦地区和哈尔科夫,以及奥廖尔和布良斯克两个地区。这证实了朱可夫元帅的推测。

斯大林 总参谋部有什么建议,安东诺夫同志?

安东诺夫 斯大林同志,总参谋部建议,以强大的防御抗击预料中的德军进攻,挫伤敌人的元气,然后转入反攻,粉碎敌人,我们已开始拟订作战计划……

斯大林 拟订作战计划?……要是我们的防御象四一年和四二年不止一次发生的那样,经不住德国军队的攻击呢?你们能担保吗?

朱可夫 我们可以担保,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皱着眉头在房内走了一圈,然后低声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应该考虑并进行准备……”

出现字幕：

《解 放》

第 一 部

弧 形 火 线

字幕的背景是不断相互交替的、双方为决战进行准备的镜头。

从传送带上卸下德国“虎”式坦克。载有苏联坦克的列车开往前线。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频频举行会议。库尔斯克草原上苏军修筑防御线。

7月4日24点正

磨盘大的月亮低挂在密密的带刺铁丝网的后面。左边远处，夜空中悄悄地升起德国信号弹——荧光在树林上空长时间地闪烁着。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一发枪声。中间地带特有的宁静。

就在这时，清晰地传出人的沉重的喘息声。一双戴着皮手套的手从压倒的麦丛中伸出来，在铁丝网上拨开一条通道。一张汗涔涔的脸，一对细长的、全神贯注的眼睛，这是戈尔巴乔夫上尉。他环顾四周，然后，把头一摆，表示“前进。”

又爬上来三个人。麦丛沙沙作响，粗哑的喘息声，臂肘上的冲锋枪。爬在前面的人嘴上衔着未曾点燃的卷烟。他

贪婪地吮吸着。戈尔巴乔夫擦掉脸上的汗水，眯起眼睛望着那直扑眼帘的月亮。

他们细心地倾听着。戈尔巴乔夫把手套拉拉紧，默默地注视着谷地。紧张的沉寂气氛一直扩展到天空。没有一颗信号弹。没有一点动静。四周一片暗红的月光。

戈尔巴乔夫皱起眉头，就在这时，一下清晰的、象是铁器碰着铁器的金属声从谷地传来。

戈尔巴乔夫打了个手势。

月光下，谷地深处出现几个影子。它们移动了一阵又停住了。铁器发出轻轻的响声。

戈尔巴乔夫目不转睛地盯着谷地，用牙齿慢慢地把手套拉紧。谷地又传来金属的声音。

离斜坡不远，突然露出一个人的轮廓。月光勾画出人头、肩膀、挂在脖子上的冲锋枪。那个人向地面弯下腰来。消失了。

沉寂。沙沙声。

四个侧影小心翼翼地在谷地深处爬行。一个人落在后面，停住了。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囔着，解起小便来。还朝我方这边望着。

戈尔巴乔夫当机立断：

“就抓这个！……”并挥了挥手。

他忽地象弹簧似地挺直身子，跳了起来。

侦察兵不声不响地奔下斜坡。顿时响起了德语的呼叫声。人影纷乱。响亮的命令声。到处闪出射击的火光，德国冲锋枪频频连射。

从一条堑壕里，啾啾地响着升起一颗照明弹，瞬间照亮了周围的一切。谷地深处几个人扭作一团，传来嘶哑的喊声和喘息声。

戈尔巴乔夫从这个堆中摆脱出来，猫起腰，对着鬼子的堑壕和逃走的德国人打了长长一梭子弹。

两个侦察兵抬起一件大得象麻包似的东西，向斜坡上跑去。戈尔巴乔夫一面跪下，一面用冲锋枪继续扫射。

第三个侦察兵扑到戈尔巴乔夫跟前，伏倒在他身边。

“怎么啦？”戈尔巴乔夫透过哒哒的射击声喊道。“往上面跑！快！”

两个侦察兵抬着雨披包着的德国鬼子，在斜坡上曲曲弯弯地奔跑。

第三个侦察兵跟在后面费力地往上爬。

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地升起。德国人堑壕里的机枪不断地射出火光。

戈尔巴乔夫扫着冲锋枪往后退去。地雷在斜坡上频频爆炸。

一个身穿军便服、束着皮带的高个子将军走进小木屋。
出现字幕：

“中央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大将”。

将军走近俘虏。

俘虏很年轻，二十五岁左右，浅色的头发垂在前额上，脸很脏，薄薄的嘴唇紧闭着。身上的军服扯破了，没有皮带。他坐在凳子上，眼睛紧张地盯住地板；胸前戴着一个铁

十字勋章。

桌旁坐着面带倦容、头发稀疏的少校译员。房内的背光处，一动也不动地站着方面军侦察处长和一位年轻的上校——罗科索夫斯基的副官。看到司令员进来，译员迅速地站起身来，报告说：

“第六工兵营列兵，刚才在布雷区开辟通道。”

罗科索夫斯基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停下。两眼直逼工兵的脸。在罗科索夫斯基的目光下，德国兵赶紧起立——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动作：他感到了俄国将军身上的威严。

“在哪儿得的铁十字勋章？”

“在斯大林格勒。”德国人嘶哑地回答。

他的回答包含着挑衅的意味。在这个年轻的、有一双工兵的强劲的手的德国人身上，没有那种俘虏常有的恭顺。

然而，他还是站在俄国将军面前，呆呆地望着他的脸。

“看来，您是个幸运儿，”罗科索夫斯基说。“您居然冲出了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可是，过了不到一年，您却在这儿，在库尔斯克附近成了俘虏。这就是说，战争对您说来已经结束。您已经不用再参加准备中的进攻了。”

德国人浅蓝色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大大的。

罗科索夫斯基的目光。

德国人的目光。

俘虏嘶哑的、很快的说话声；少校赶紧翻译：

“你们要枪毙我。可是，明天，这里将变成消灭俄国人的斯大林格勒。这一回我们要打到莫斯科。元首的新指令已经向我们宣读了。”

德国人虽然嘴里说着这些话，但他那气势汹汹的架子，除了一种好斗的孩子气以外，使人感到只不过是鹦鹉学舌，虚张声势罢了。

罗科索夫斯基双手叉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站着。鸦雀无声。罗科索夫斯基在房内走了几步，又回到德国人面前。问道：

“这个元首的指令是怎么说的？”

俘虏激昂地回答。译员的声音：

“今天早晨将在库尔斯克附近发起规模巨大的攻势，它必将使俄国人彻底垮台。这是我们最后的，也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罗科索夫斯基慢条斯理地问道：

“进攻几点开始？”

“七月五日三点正。”

罗科索夫斯基在胸前叉起双手，无意地往手表上瞥了一眼——零点五十五分。

中央方面军司令部

朱可夫 这么说，在三点钟。（看表）要真是这样——那只剩两个小时了。这究竟是无稽之谈还是确有其事？

罗科索夫斯基 第一，最高统帅部事先警告过，说是敌人进攻的日期将在七月三日到六日之间。第二，据了解，曼施坦因陆军元帅昨天在沃罗涅什前线（指地图）进行了一次战斗侦察。还有最后一点，据游击队报告，“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克鲁格元帅已离开奥廖尔，并带着自己的司令部

一起来到了前线。这一切说明，他们确实准备开始了。

马利宁 要是相信俘虏的话，那就是在夜间三点钟。

罗科索夫斯基（慢慢地）是呀，要是相信的话（从地图上抬起头来，慢慢地舒展开身子）。

朱可夫 你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

罗科索夫斯基 各部炮兵突然开火。进行反炮火准备。

朱可夫 下命令吧。

捷列金 但是，我们还没有判明敌人集结的地区。这不会漫无目标吗？……

朱可夫 如果俘虏说的是实话，过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德国人就要开始进攻……

罗科索夫斯基 那么我们的炮击……就非常必要，元帅同志。（对卡扎可夫）炮兵司令，动手吧。

卡扎可夫 是！……

朱可夫 我给斯大林打个电话。

所有的人都站立起来，捷列金轻轻地碰碰罗科索夫斯基的臂肘。

捷列金 要是我们把一半弹药都白费了，这样的错误他是不会饶恕的。（用眼睛瞧了瞧天花板）

罗科索夫斯基 那有什么，我们共同负责。（看手表）

2 点 20 分

霎时间，整个天空充满了炮弹的尾光、硝烟、爆炸声和轰隆声。沉寂以后的轰隆声格外震耳。反炮火准备开始。

只是从这个镜头起出现彩色画面。

猛烈的卡秋莎炮火。

正在喷射火焰的炮口。

把炮弹推进膛的手。

上身赤裸、浑身是汗的炮手们在大炮旁迅速地来回奔跑。

几十门大炮竞相发射。

硝烟熏黑的脸……

……露出的牙齿。

喊口令的嘴。

炮架间成堆的弹壳。

从电话兵的掩体里传出口令：

“停……止！……”

尘烟中，胸墙后不时闪过通讯兵紧张的脸。

盛夏破晓前的紧张的寂静，烟雾慢慢消散，从中露出某炮兵连的发射阵地。

一号炮。虎背熊腰，光着上身的瞄准手巴布金在瞄准镜的镜罩上蹭蹭前额，疲倦地往后一仰，在弹壳堆旁朝天躺了下来。年轻瘦削的弹药手扎依采夫，拿着炮弹，走到一只空的弹药箱跟前，在胸墙上坐下，把炮弹搁在肚子上。

上了年纪的装弹手叶里采夫慢慢打开烟荷包，两只手打着哆嗦。

熏得乌黑的炮闩手，矮个儿莱文科背倚着炮轮，用回丝擦擦水壶的嘴巴，喝起水来。